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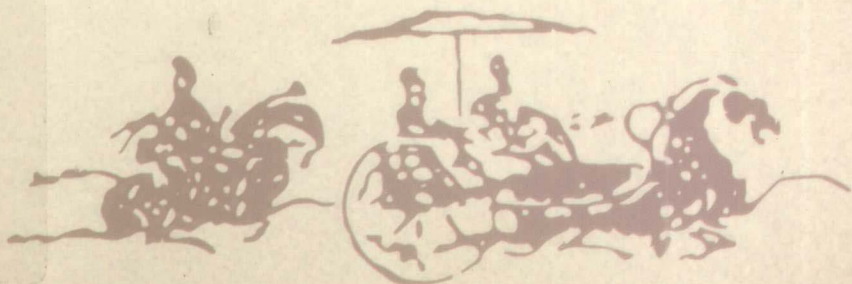


〔明〕冯梦龙（清）蔡元放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東周列國志

下



东周列国志

(下)

(明) 冯梦龙 著

(清) 蔡元放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周列国志/冯梦龙, 蔡元放编; 邹谊整理.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6 (2009 年 1 月重印)

ISBN 978-7-5402-0573-7

I. 东... II. ①冯... 蔡... ②邹...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0078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54 印张 70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108.00 元 (全二册)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7)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5)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2)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9)
第 六 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6)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翠献谄贼隐公	(43)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50)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55)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60)
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66)
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73)
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80)
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86)
第 十 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94)
第 十 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00)
第 十 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106)
第 十 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13)
第 十 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頹惠王反正	(120)
第 二 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27)
第 二 十 一 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35)
第 二 十 二 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44)
第 二 十 三 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51)
第 二 十 四 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160)
第 二 十 五 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69)
第 二 十 六 回	歌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77)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84)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91)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97)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04)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11)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17)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25)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33)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41)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49)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57)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65)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73)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81)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90)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97)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缢城说秦	(304)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311)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318)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326)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333)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餘给秦	(341)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349)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接	赵宣子桃园强谏	(356)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365)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鼯构逆	陈灵公相服戏朝	(373)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380)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僖儒托优悟主	(388)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97)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405)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412)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铸养叔献艺	(420)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429)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437)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445)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454)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462)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469)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478)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鲋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486)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93)
第六十八回	贺魭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502)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509)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518)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527)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536)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545)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555)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563)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571)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580)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588)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598)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608)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617)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纆	(626)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637)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647)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齧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656)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664)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673)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682)

-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691)
-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699)
-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唵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708)
-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踪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716)
-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724)
- 第九十四回 冯欢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732)
-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741)
-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748)
-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庭辱魏使 (756)
-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765)
-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776)
-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786)
-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794)
-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802)
-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于期传檄讨秦王 (810)
-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817)
-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825)
-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833)
-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840)
-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847)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话说楚庄王大集群臣，计议却晋之事。公子侧进曰：“楚所善无如齐，而事晋之坚，无过于宋。若我兴师伐宋，晋方救宋不暇，敢与我争郑乎？”庄王曰：“子策虽善，然未有隙也。自先君败宋于泓，伤其君股，宋能忍之，及厥貉之会，宋君亲受服役。其后昭公见弑，子鲍嗣立，今十八年矣。伐之当用何名？”公子婴齐对曰：“是不难。齐君屡次来聘，尚未一答。今宜遣使报聘于齐，竟自过宋，令勿假道，且以探之。若彼不较，是惧我也，君之会盟，必不拒矣。如以无礼之故，辱我使臣，我借此为辞，何患无名哉？”庄王曰：“何人可使？”婴齐对曰：“申无畏曾从厥貉之会，此人可使也。”

庄王乃命无畏如齐修聘。无畏奏曰：“聘齐必经宋国，须有假道文书送验，方可过关。”庄王曰：“汝畏阻绝使臣耶？”无畏答曰：“向者厥貉之会，诸君田于孟诸，宋君违令，臣执其仆而戮之，宋恨臣必深。此行若无假道文书，必然杀臣。”庄王曰：“文书上与汝改名曰申舟，不用无畏旧名可矣。”无畏犹不肯行，曰：“名可改，面不可改。”庄王怒曰：“若杀子，我当兴兵破灭其国，为子报仇！”无畏乃不敢复辞。

明日，率其子申犀谒见庄王，曰：“臣以死殉国，分也，但愿王善视此子。”庄王曰：“此寡人之事，子勿多虑。”申舟领了出使礼物，拜辞出城。子犀送至郊外，申舟吩咐曰：“汝父此行，必死于宋。汝必请于君王，为我报仇。切记吾言！”父子洒泪而别。

不一日，行至睢阳，关吏知是楚国使臣，要索假道文验。申舟答言：“奉楚王之命，但有聘齐文书，却没有假道文书。”关吏遂将申舟留住，飞报宋文公。时宋华元为政，奏于文公曰：“楚，吾世仇也。今遣使公然过宋，不循假道之礼，欺我甚矣！请杀之。”宋公曰：“杀

楚使，楚必伐我，奈何？”华元对曰：“欺我之耻，甚于受伐。况欺我，势必伐我。均之受伐，且雪吾耻。”乃使人执申舟至宋廷。华元一见，认得就是申无畏，怒上加怒，责之曰：“汝曾戮我先公之仆，今改名，欲逃死耶？”申舟自知必死，大骂宋鲍：“汝奸祖母，弑嫡侄，幸免天诛；又妄杀大国之使，楚兵一到，汝君臣为齑粉矣！”华元命先割其舌，而后杀之。将聘齐的文书礼物，焚弃于郊外。

从人弃车而遁，回报庄王。庄王方进午膳，闻申舟见杀，投箸于席，奋袂而起。即拜司马公子侧为大将，申叔时副之。立刻整车，亲自伐宋。使申犀为军正，从征。按：申舟以夏四月被杀，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可谓速之至矣。潜渊有诗云：

明知欺宋必遭屯，君命如天敢惜身？

投袂兴师风雨至，华元应悔杀行人。

楚兵将睢阳城围困，造楼车高与城等，四面攻城。华元率兵民巡守，一面遣大夫乐婴齐奔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之。谋臣伯宗谏曰：“林父以六百乘而败于郟城，此天助楚也，往救未必有功。”景公曰：“当今惟宋与晋亲，若不救，则失宋矣。”伯宗曰：“楚距宋二千里之遥，粮运不继，必不能久。今遣一使往宋，只说：‘晋已起大军来救。’谕使坚守。不过数月，楚师将去。是我无敌楚之劳，而有救宋之功也。”景公然其言，问：“谁能与我使宋国者？”大夫解扬请行。景公曰：“非子虎不胜此任也。”

解扬微服，行及宋郊，被楚之游兵盘诘获住，献于庄王。庄王认得是晋将解扬，问曰：“汝来何事？”解扬曰：“奉晋侯之命，来谕宋国坚守待救。”楚庄王曰：“原来是晋使臣！尔前者北林之役，汝为我将芳贾所擒，寡人不杀，放汝回国；今番又来，自投罗网，有何理说？”解扬曰：“晋、楚仇敌，见杀分也，又何说乎？”庄王搜得身边文书，看毕，谓曰：“宋城破在旦夕矣，汝能反书中之言，说汝国中有事，‘急切不能相救，恐误你国之事，特遣我口传相报’。如此，则宋人绝望，必然出降，省得两国人民屠戮之惨。事成之日，当封你为县公，留仕楚国。”解扬低头不应。庄王曰：“不然，当斩汝矣！”解扬本欲不从，恐身死于楚军，无人达晋君之命，乃佯许曰：“诺。”庄王升解扬于楼车之上，使人从旁促之。扬遂呼宋人曰：“我晋国使臣

解扬也，被楚军所获，使我诱汝出降。汝切不可！我主公亲率大军来救，不久必至矣。”庄王闻其言，命速牵下楼车，责之曰：“尔既许寡人，而又背之，尔自无信，非寡人之过也。”叱左右斩讫报来。解扬全无惧色，徐声答曰：“臣未尝无信也。臣若全信于楚，必然失信于晋。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以取赂于外国，君以为信乎？不信乎？臣请就诛，以明楚国之信，在外不在内！”庄王叹曰：“‘忠臣不惧死’，子之谓矣！”纵之使归。

宋华元因解扬之告，缮守益坚。公子侧使军士筑土堙于外，如敌楼之状，亲自居之，以瞰城内，一举一动皆知。华元亦于城内筑土堙以向之。自秋九月围起，至明年之夏五月，彼此相拒九个月头。睢阳城中粮草俱尽，人多饿死。华元但以忠义激劝其下，百姓感泣，甚至易子为食，拾骸骨为羹，全无变志。庄王没奈何了。军吏禀道：“营中只有七日之粮矣！”庄王曰：“吾不意宋国难下如此！”乃亲自登车，阅视宋城，见守陴军士甚是严整，叹了一口气，即召公子侧议班师。

申犀哭拜于马前曰：“臣父以死奉王之命，王乃失信于臣父乎！”庄王面有惭色。申叔时时为庄王执辔在车，乃献计曰：“宋之不降，度我不能久耳。若使军士筑室耕田，示以长久之计，宋必惧矣。”庄王曰：“此计甚善！”乃下令，军士沿城一带起筑营房，即拆城外民居并砍伐树木为之。每军十名，留五名攻城，五名耕种，十日一更换，军士互相传说。华元闻之，谓宋文公曰：“楚王无去志矣！晋救不至，奈何？臣请入楚营，面见子反，劫之以和，或可侥幸成事也。”宋文公曰：“社稷存亡，在此一行，小心在意。”

华元探知公子侧在土堙敌楼上住宿，预得其左右姓名，及奉差守宿备细。捱至夜分，扮作渴者模样，悄地从城上缒下，直到土堙边。遇巡军击柝而来，华元问曰：“主帅在上乎？”巡军曰：“在。”又问曰：“已睡乎？”巡军曰：“连日辛苦，今日大王赐酒一樽饮之，已就枕矣。”华元走上土堙，守堙军士阻之。华元曰：“我渴者庸僚也。大王有紧要机密事吩咐主帅，因适才赐酒，恐其醉卧，特遣我来当面叮咛，立等回复。”军士信以为真，让华元登堙。堙上灯烛尚明，公子侧和衣睡倒。华元径上其床，轻轻的以手推之。公子侧醒来，

要转动时，两袖被华元坐住了，急问：“汝是何人？”华元低声答曰：“元帅勿惊，吾乃宋国右师华元也。奉主公之命，特地夜来求和。元帅若见从，当世从盟好；若还不允，元与元帅之命，俱尽于今夜矣！”言毕，左手按住卧席，右手于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灯光之下，晃上两晃。公子侧慌忙答曰：“有事大家商量，不须粗卤。”华元收了匕首，谢曰：“死罪，勿怪，情势已急，不得从容也。”公子侧曰：“子国中如何光景？”华元曰：“易子而食，拾骨而爨，已十分狼狽矣。”公子侧惊曰：“宋之困敝，一至此乎？吾闻军事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子奈何以实情告我？”华元曰：“‘君子矜人之厄，小人利人之危’。元帅乃君子非小人，元是以不敢匿情。”公子侧曰：“然则何以不降？”华元曰：“国有已困之形，人有不困之志。君民效死，与城俱碎，岂肯为城下之盟哉？倘蒙矜厄之仁，退师三十里，寡君愿以国从，誓无二志！”公子侧曰：“我不相欺，军中亦止有七日之粮矣。若过七日，城不下，亦将班师。筑室耕田之令，聊以相恐耳。明日我当奏知楚王，退军一舍。尔君臣亦不可失信！”华元曰：“元情愿以身为质，与元帅共立誓词，各无反悔。”二人设誓已毕，公子侧遂与华元结为兄弟，将令箭一支付与华元，吩咐速行。华元有了令箭，公然行走，直到城下，口中一个暗号，城上便放下兜子，将华元吊上城埋去了。华元连夜回复宋公，欢欢喜喜，专等明日退军消息。

次早天明，公子侧将夜来华元所言，告于庄王，言：“臣之一命，几丧于匕首。幸华元仁心，将国情实告于我，哀恳退师，臣已许之。乞我王降旨！”庄王曰：“宋困惫如此，寡人当取此而归。”公子侧顿首曰：“我军止有七日之粮，臣已告之矣。”庄王勃然怒曰：“子何为以实情输敌？”公子侧对曰：“区区弱宋，尚有不欺人之臣；岂堂堂大楚，而反无之？臣故不敢隐讳。”庄王颜色顿霁曰：“司马之言是也！”即降旨退军，屯于三十里之外。申犀见军令已出，不敢复阻，捶胸大哭。庄王使人安慰之曰：“子勿悲，终当成汝之孝。”楚军安营已定，华元先到楚军，致宋公之命，请受盟约。公子侧随华元入城，与宋文公歃血为誓。宋公遣华元送申舟之棺于楚营，即留身为质。庄王班师归楚，厚葬申舟，举朝皆往送葬。葬毕，使申犀嗣为大夫。

华元在楚，因公子侧又结交公子婴齐，与婴齐相善。一日，聚会之间，论及时事，公子婴齐叹曰：“今晋、楚分争，日寻干戈，天下何时得太平耶？”华元曰：“以愚观之，晋、楚互为雌雄，不相上下，诚得一人合二国之成，各朝其属，息兵修好，生民免于涂炭，诚为世道之大幸！”婴齐曰：“此事子能任之乎？”华元曰：“元与晋将栾书相善，向年聘晋时，亦曾言及于此。奈无人从中联合耳。”明日，婴齐以华元之言，告于公子侧。侧曰：“二国尚未厌兵，此事殆未可轻议也。”华元留楚凡六年，至周定王十八年，宋文公鲍卒，子共公固立，华元请归奔丧，始返宋国。此是后话。

却说晋景公闻楚人围宋，经年不解，谓伯宗曰：“宋之城守倦矣，寡人不可失信于宋，当往救之。”正欲发兵，忽报：“潞国有密书送到。”按：潞国乃赤狄别种，隗姓，子爵，与黎国为邻。周平王时，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于是赤狄益强。此时潞子名婴儿，娶晋景公之娣伯姬为夫人。婴儿微弱，其国相酆舒专权用事。先时，狐射姑奔在彼国，他是晋国勋臣，识多才广，酆舒还怕他三分，不敢放恣。自射姑死后，酆舒益无忌惮，欲潞子绝晋之好，诬伯姬以罪，逼其君使缢杀之。又与潞子出猎郊外，醉后君臣打弹为戏，赌弹飞鸟。酆舒放弹，误伤潞子之目，投弓于地，笑曰：“弹得不准，臣当罚酒一卮！”潞子不堪其虐，力不能制，遂写密书送晋，求晋起兵来讨酆舒之罪。谋臣伯宗进曰：“若戮酆舒，兼并潞地，因及旁国，尽有狄土，则西南之疆益拓，而晋之兵赋益充，此机不可失也。”景公亦怒潞子婴儿不能庇其妻，乃命荀林父为大将，魏颗副之，出车三百乘伐潞。

酆舒率兵拒于曲梁，战败奔卫。卫穆公速方与晋睦，囚酆舒以献于晋军。荀林父令缚至绛都，杀之。晋师长驱直入潞城。潞子婴儿迎于马首，林父数其诬杀伯姬之罪，并执以归。托言曰：“黎人思其君久矣。”乃访黎侯之裔，割五百家，筑城以居之。名为复黎，实则灭潞也。婴儿痛其国亡，自刎而死。潞人哀之，为之立祠。今黎城南十五里，有潞祠山是也。

晋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自率大军屯于稷山。林父先至稷山献捷，留副将魏颗略定赤狄之地。还至辅氏之泽，忽见尘头蔽日，喊杀连天，晋兵不知为谁。前哨飞报：“秦国遣大将杜回起兵来

到。”按：秦康公薨于周匡王之四年，子共公稻立，因赵穿侵崇起衅，秦兵围焦无功，遂厚结鄆舒，共图晋国。共公立四年薨，子桓公荣立。此时乃秦桓公之十一年，闻晋伐鄆舒，方欲起兵来救，又闻晋已杀鄆舒，执潞子，遂遣杜回引兵来争潞地。

那杜回是秦国有名的力士，生得牙张银凿，眼突金睛，拳似铜锤，脸如铁钵，虬须卷发，身長一丈有余。力举千钧，惯使一柄开山大斧，重一百二十斤。本白翟人氏。曾于青眉山，一日拳打五虎，皆剥其皮以归。秦桓公闻其勇，聘为车右将军。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贼寇万余，威名大振，遂为大将。

魏颢排开阵势，等待交锋。杜回却不用车马，手执大斧，领着惯战杀手三百人，大踏步直冲入阵来。下砍马足，上劈甲将，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晋兵从来未见此凶狠，遮拦不住，大败一阵。魏颢下令：“扎住营垒，且莫出战。”杜回领着一队刀斧手，在营外跳跃叫骂，一连三日，魏颢不敢出应。忽报本国有关兵来到，其将乃颢弟魏铤也。铤曰：“主公恐赤狄之党，结连秦国生变，特遣弟来帮助。”魏颢述秦将杜回如此恁般，勇不可当，正欲遣人请兵。魏铤不信，曰：“彼草寇，何能为？来日弟当见阵，管取胜之。”

至明日，杜回又来挑战。魏铤忿然欲出，魏颢止之，不听。当下领着新来甲士，驱车直进。秦兵却四方奔走，魏铤分车逐之。忽然呼哨一声，三百个杀手复合为一，都跟着杜回，大刀阔斧，下砍马足，上劈甲将。北边步卒随车行转，辘车不便转折，被他左右前后，觑便就砍，魏铤大败。亏着魏颢引兵接应，回营去了。

是夜，魏颢在营中闷坐，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坐至三更困倦，朦胧睡去，耳边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来不解其义；再睡，仍复如前。乃向魏铤言之。魏铤曰：“辅氏左去十里，有个大坡，名为青草坡，或者秦兵合败于此地也。弟先引一军往彼埋伏，兄诱敌军至此，左右夹攻，可以取胜。”魏铤自去行埋伏之事。魏颢传令：“拔寨都起。”扬言：“且回黎城。”杜回果然来追，魏颢略斗数合，回车就走，渐渐引近青草坡来。一声炮响，魏铤伏兵俱起。魏颢复身转来，将杜回团团围住，两下夹攻。杜回全不畏惧，轮着一百二十斤的开山大斧，横劈竖劈，当者辄死。虽然众杀手颇有伤损，不能取

胜。二魏督率军众，力战杜回不退。看看杀至青草坡中间，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如油靴踏着层冰，立脚不住，军中发起喊来。魏颢举眼看时，遥见一老人，布袍芒屨，似庄家之状，将青草一路挽结，以扳杜回之足。魏颢、魏铤双车碾到，二戟并举，把杜回搦倒在地，活捉过来。众杀手见主将被擒，四散逃走，俱为晋兵追而获之。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魏颢问杜回曰：“汝自逞英雄，何以见擒？”杜回曰：“吾双足似有物攀住，不能展动，乃天绝我命，非力不及也。”魏颢暗暗称奇。魏铤曰：“彼既有绝力，留于军中，恐有他变。”魏颢曰：“吾意正虑及此。”即时将杜回斩首，解往稷山请功。

是夜，魏颢始得安睡，梦日间所见老人，前来致揖曰：“将军知杜回所以获乎？是老汉结草以御之，所以颠蹶被获耳。”魏颢大惊曰：“素不识叟面，乃蒙相助，何以奉酬？”老人曰：“我乃祖姬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善嫁吾女，老汉九泉之下，感子活女之命，特效微力，助将军成此军功。将军勉之，后当世世荣显，子孙贵为王侯，无忘吾言。”

原来魏颢之父魏犇有一爱妾，名曰祖姬，犇每出征，必嘱魏颢曰：“吾若战死沙场，汝当为我选择良配，以嫁此女，勿令失所，吾死亦瞑目矣！”及魏犇病笃之时，又嘱颢曰：“此女吾所爱惜，必用以殉吾葬，使吾泉下有伴也。”言讫而卒。魏颢营葬其父，并不用祖姬为殉。魏铤曰：“不记父临终之嘱乎？”颢曰：“父平日吩咐必嫁此女，临终乃昏乱之言。孝子从治命，不从乱命。”葬事毕，遂择士人而嫁之。有此阴德，所以老人有结草之报。魏颢梦觉，述于魏铤曰：“吾当时曲体亲心，不杀此女，不意女父衔恩地下如此。”魏铤叹息不已。髯仙有诗云：

结草何人亢杜回？梦中明说报恩来。

劝人广积阴功事，理顺心安福自该。

秦国败兵回到雍州，知杜回战死，君臣丧气。晋景公嘉魏颢之功，封以令狐之地。复铸大钟以纪其事，备载年月。后人因晋景公所铸，因名曰“景钟”。晋景公复遣士会领攻灭赤狄余种，共灭三国：曰甲氏，曰留吁，及留吁之属国曰潞辰。自是赤狄之土，尽归于晋。

时晋国岁饥，盗贼蜂起。荀林父访国中之能察盗者，得一人，乃郤氏之族，名雍。此人善于亿逆，尝游市井间，忽指一人为盗，使人拘而审之，果真盗也。林父问：“何以知之？”郤雍曰：“吾察其眉睫之间，见市井之物有贪色，见市中之人有愧色，闻吾之至，而有惧色，是以知之。”郤雍每日获盗数十人，市井悚惧，而盗贼愈多。大夫羊舌职谓林父曰：“元帅任郤雍以获盗也。盗未尽获，而郤雍之死期至矣。”林父惊问：“何故？”不知羊舌职说出甚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话说荀林父用郤雍治盗，羊舌职度郤雍必不得其死。林父请问其说。羊舌职对曰：“周谚有云‘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慝者有殃。’恃郤雍一人之察，不可以尽群盗，而合群盗之力，反可以制郤雍，不死何为？”未及三日，郤雍偶行郊外，群盗数十人合而攻之，割其头以去。荀林父忧愤成疾而死。晋景公闻羊舌职之言，召而问曰：“子之料郤雍当矣！然弭盗何策？”羊舌职对曰：“夫以智御智，如用石压草，草必罅生；以暴禁暴，如用石击石，石必两碎。故弭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使知廉耻，非以多获为能也。君如择朝中之善人，显荣之于民上，彼不善者将自化，何盗之足患哉？”景公又问曰：“当今晋之善人，何者为最？卿试举之。”羊舌职曰：“无如士会。其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骄；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及士会定赤狄而还，晋景公献狄俘于周，以士会之功奏闻周定王。定王赐士会以黻冕之服，位为上卿。遂代林父之任，为中军元帅，且加太傅之职，改封于范，是为范氏之始。士会将缉盗科条，尽行除削，专以教化，劝民为善。于是奸民皆逃奔秦国，无一盗贼，晋国大治。

景公复有图伯之意。谋臣伯宗进曰：“先君文公，始盟践土，列国景从。襄公之世，犹受盟新城，未敢二也。自令狐失信，始绝秦欢。及齐、宋弑逆，我不能讨，山东诸国，遂轻晋而附楚。至救郑无功，救宋不果，复失二国。晋之宇下，惟卫、曹等寥寥三三国耳。夫齐、鲁天下之望，君欲复盟主之业，莫如亲齐、鲁。盍使人行聘于二国，以联属其情，而伺楚之间，可以得志。”晋景公以为然，乃遣上军元帅郤克使鲁及齐，厚其礼币。

却说鲁宣公以齐惠公定位之故，奉事惟谨，朝聘俱有常期。至

顷公无野嗣立，犹循旧规，未曾缺礼。郤克至鲁修聘，礼毕，辞欲往齐。鲁宣公亦当聘齐之期，乃使上卿季孙行父同郤克一齐启行。方及齐郊，只见卫上卿孙良夫、曹大夫公子首，也为聘齐来到。四人相见，各道来由，不期而会，足见同志了。四位大夫下了客馆，次日朝见，各致主君之意。礼毕，齐顷公看见四位大夫容貌，暗暗称怪，道：“大夫请暂归公馆，即容设飧相待。”四位大夫退出朝门。

顷公入宫，见其母萧太夫人，忍笑不住。太夫人乃萧君之女，嫁于齐惠公。自惠公薨后，萧夫人日夜悲泣。顷公事母至孝，每事求悦其意。凡闾巷中有可笑之事，亦必形容称述，博其一启颜也。是日，顷公干笑，不言其故。萧太夫人问曰：“外面有何乐事，而欢笑如此？”顷公对曰：“外面别无乐事，乃见一怪事耳。今有晋、鲁、卫、曹四国，各遣大夫来聘。晋大夫郤克是个瞎子，只有一只眼光着看人；鲁大夫季孙行父是个秃子，没一根毛发；卫大夫孙良夫是个跛子，两脚高低的；曹公子首是个驼背，两眼观地。吾想生人抱疾，五形四体不全者有之。但四人各占一病，又同时至于吾国，堂上聚着一班鬼怪，岂不可笑？”萧太夫人不信，曰：“吾欲一观之，可乎？”顷公曰：“使臣至国，公宴后，例有私享。来日儿命设宴于后苑，诸大夫赴宴，必从崇台之下经过。母亲登于台上，张帷而窃观之，有何难哉？”

话中略过公宴不题，单说私宴。萧太夫人已在崇台之上了。旧例：使臣来到，凡车马仆从，都是主国供应，以暂息客人之劳。顷公主意，专欲发其母之一笑，乃于国中密选眇者、秃者、驼者、跛者各一人，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车。郤克眇，即用眇者为御；行父秃，即用秃者为御；孙良夫跛，即用跛者为御；公子首驼，即用驼者为御。齐上卿国佐谏曰：“朝聘，国之大事，宾主主敬，敬以成礼，不可戏也。”顷公不听。车中两眇、两秃、双驼、双跛，行过台下，萧夫人启帷望见，不觉大笑。左右侍女无不掩口，笑声直达于外。

郤克初见御者眇目，亦认为偶然，不以为怪。及闻台上有妇女嬉笑之声，心中大疑。草草数杯，即忙起身，回至馆舍，使人诘问：“台上何人？”“乃国母萧太夫人也。”须臾，鲁、卫、曹三国使臣，皆来告诉郤克，言：“齐国故意使执鞭之人，戏弄我等，以供妇人欢笑，是